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 (一)

關文蔚

崇鶴年的傳奇故事

崇鶴年先生去世時，家中尚有高堂老母在京，她並不知此不幸事件。七年後崇家傭人改到我家當傭工，據說在某年某日這位崇老太太，突然間唱起梆子「大登殿」中王寶釧之唱詞來：「金牌調來呀！銀牌宣，王相府來了我王氏寶釧，九龍口用目看，哎吆吆，原來是平郎丈夫，頭戴着王帽，身穿蟒袍，腰橫玉帶，足蹬朝靴，駕坐在金鑾，這才是蒼天爺睜開龍眼，再不到武家坡去把菜來挖，大搖大擺呀，我就上金殿，一呀一呀呼那呼喀，參王的駕來呀，問王安哪。」這位老太太，平時任何也不會唱，這日竟然唱出大段「梆子腔」來，衆人正感到奇怪時，那老太太口中又說：「有什麼好奇怪，我還會唱『小調』呢！」她說唱，就唱起來了，衆人見此光景說：「哎吆！這說話的聲音，是崇大爺嗎？」那老太太口中又說：「你們才聽出是我呀，我回來好久啦，我一個人上榆次山上太冷靜啦，回來看看我媽。」衆人這才知道崇先生的去世。

崇先生在世時，作者僅十四、五歲，尙幼而無知，否則受益必多，以做工戲而言，受其影響

爲最，作者偏愛者，如全部「青風亭」四本「四進士」全部「一棒雪」「十道本」「打棍出箱」這一類戲，因崇先生演出時得以觀摩，影響良深，後來曾有人揣測，作者之劇藝受業於雷喜福先生之說不實，因雷先生演做工戲極佳而出名，故而衆人揣測余受業於雷，其實不然，因雷甚少單獨挑班演唱，教授富連成劇校時間多，其藝確佳，運氣不好，又因扮相不好，缺少叫座力量，故彼甚少演出，我輩觀摩機會較少，且未列門牆，僅蒙雷先生謬讚及雅愛而已。

民國廿五年尾廿六年初，余在首都南京大戲院，雷喜福與林樹森，在南京中央大戲院二人合作與作者對抗，彼頗爲乏力，每日僅賣三、四成座，不久梅蘭芳也率團到達南京，在大華戲院演出，南京、大華這兩家大戲院，每日客滿，惟有中央戲院就是不上座，此乃運氣不佳之故。作者蒙崇鶴年先生時加指點，且經常觀摩，實受益非淺，崇先生唱做均佳，面部表情極真，因其文學修養極深，故演每一角色均有不同表情，及不同之氣質，彼絕活兒甚多，其演「南天門」劇，飾家人曹福凍死一場，面部表情，不論天氣多熱，絕不出汗，且全身發抖，面部起鷄皮。其演「失

空斬」之孔明，在觀衆眼中，彼即是大漢丞相之氣度，絕非一般老道士狀，尤以三報一場，有三個不同之表情，斬喪時更爲出色。

「五姑娘」閻慧卿女士

我非常幸運，在第一次應聘太原期間，演出不數日，即認識了閻錫山將軍之五妹閻慧卿女士，人稱她五姑娘，彼不但是文學深，且會建立許多豐功偉業，並協助閻將軍治理山西，真是了不起之女中英豪，慧卿女士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太原被共產黨攻陷時與山西省府委員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偕同僚五百人，從容仰藥成仁，焚屍全節，此壯烈犧牲事蹟，爲國民革命寫下了光輝史頁，爲革命志士留下了不朽之典型，其精神、志節，足與日月同光，河嶽並峙，可稱得起最勇敢女中英雄，留芳千古（台灣台北圓山有五百完人招魂塚）。

這位閻五姑娘，有一親信使女，名郭桂英，衆人呼其爲桂英子，（作者本已不記得其芳名，因月前參加五十年老友在山西旺族白連成先生，梁秀娟女士二位之公子婚禮時，遇見閻氏同宗，閻樹棟先生，暢談評敘往事，承其相告始憶

起郭女士芳名)。她二人雖是主僕，情同手足，作者承其雅愛，於閻氏祠堂內祖先前結金蘭之好，該時余已十四歲之假男孩，結拜上香時，我身穿長袍馬褂，頭戴銅盆式呢帽，足下一雙緞子鞋，上香畢各敘年齡，五姑娘居長，作者最幼，以五姐，二姐稱之，她們呼我為小弟，五姐已接近三十來歲未婚，郭二姐芳齡不滿三十，已嫁給一位軍官連長，雖名花有主，仍與五姐常相廝守，我三人自結拜後相聚數月之久，她二位待余甚厚，該時有許多女孩與我交好，這二位仁姐誠恐我被他人搶去，故而走一步跟一步，除學戲而外，大部份聚在一起，並且訂有長期「包廂」，在那時期，聽戲是一享受，夏天雖然無有電扇，冷氣設備，但並不甚熱，角兒們在台上唱戲，有跟包的（私人服務人員），在角兒身後，手持錦毛大扇，與角兒搨扇子，觀眾們也有戲院裝設之人工拉的大型扇子，約有五、六具之多，這種大扇子是以長木板條，寬約五寸許，長約五、六尺，上面釘些布條，或以鷄毛固定板條之上（每一戲院均有此設備）由人用力拉其繩索，一拉一鬆，風即徐徐而來。

冬夏有冷熱毛巾，另備有瓜子、水菓、香茶等等，這些除人拉風扇而外，是不包括在票價之內，毛巾隨意給小費，也有將茶水包括在戲票之內者，送毛巾者呼為「打毛巾把兒的」，其工作由二人，或四人合作，樓下之人將數十條毛巾捲成一卷，外以白布一方，包成長條，由樓下往樓上投送至樓上那人手中，十分準確，從未失落。

黃天霸飛刀傷觀眾

坐在包廂中聽戲益處甚多，居高臨下頗有舒適之感，再者無他人往來擋住視線之弊，又有安全感。曾記得有一日作者演「打棍出箱」，前面第二有一齣武生戲「惡虎村」由坤伶武生江春樓飾「黃天霸」，當演至開打時亮相之際，其手中單刀甩出，刀柄仍在手中，那飛出之刀不偏不斜，飛至台下第三排一位觀眾眼鏡之上，把一位五十餘歲之老先生左目打傷，當時台下大亂，前後台經理，見出了事，忙將傷者扶到經理室坐下，立即派人去請醫生來看，這位觀眾怎肯甘休，左手撫着眼，右手指着大罵，看樣子是無法解決了，亂成一團，前台觀眾要看戲，受傷者要賠償，正在緊要關頭，有位後台文管事的，教那位武生給傷者跪下自己求情，這位武生連行頭也來不及換，趕緊下來給那傷者跪在面前，結果這位先生見黃天霸跪在地上，這是從未見過的場面，不由得心也軟啦，嘴裏以山西人的語調：「我嚇嚇，好啦好啦你起來吧，這是我的運氣不好，幸而我這隻眼沒有瞎，還可以看戲。」他說完這句話，順手把黃天霸拉起來，這時醫生也請到了，給他治療，并給他吃止痛藥，戲院經理要送他回去休息，這位先生他仍然說：「我要看完『打棍出箱』才走」，他說完這句話，果然走到他原來的位子上坐下看完才走。此可算是戲迷了。

首次與李萬春合作

民國十六年夏，我由晉返燕，那年我只有十

四歲，李萬春也不相上下，我兩家同住，在故都和平門外，驟馬市大街，羊肉衚衕大吉巷，一所四合院房子，我們的大門相離不遠，僅隔三個門就是他家，由兩家家長組戲班，以我二人及椰子青衣泰斗金鋼鑽，三人領導在北平第一舞台連演「七俠五義」，第一舞台是北平最大的一家戲院，而且還是旋轉台，可以換成四個或兩個佈景，不是電動，而是台底下用七、八個人用力來推動，在民國十幾年間，經常是皮簧椰子合演，大部份椰子是隨着皮簧演變改進，因那會兒椰子已走下坡路了，跟不上時代，故而大名鼎鼎的金鋼鑽，也得隨着我們兩個孩子改變，如果她要是單挑唱，就不上座，因此只好同我們合作，陣容非常強大，單是銅錘花臉就有兩個，這兩人全是坤角兒，一個叫金玉奎，演架子銅錘，另一個王慶奎，專演銅錘花臉，因她有一條好嗓子，「七俠五義」由頭至尾她一人演包公，這兩位不論唱，唸，作，扮相等無一不佳，她二位是師姐妹，在我記憶中他二人比任何男人唱得還要好，小花臉也有好幾個，除小張黑是男孩子而外，如宋鳳雲，梁花農，這幾位小花臉都是文武全才，不論方巾丑，或開口跳等小花臉及彩旦無一不能，另外還有一個名叫一斗丑，也是女的演彩旦，是大胖子，她可能比我大，約廿幾歲，戲路很寬，笑料十足，小生則有韓子峯，她演窮生戲真是一絕，她是唱武生秦月樓的太太，梁桂亭，是在台灣梁秀娟的姨母，扮相豐滿，兩人各有所長，總而言之坤角演小生無人出此二人之上者，青衣有金友琴、蘇蘭舫、趙美英助陣，我們這些女生演男人的

，可以說是清一色的男裝打扮，全是長袍，馬褂，或西裝革履，背頭，或分頭髮型，惟有梁花農是推平頭，更是無法分出男女來，那唱花臉的王慶奎的裝扮，却像是個軍閥，簡直一點女人樣兒也沒有，她人生得又高又大，且胖，嗓音又粗，又亮，因她生相如此魁偉，所以人家叫她軍閥花臉。

夢想變男人娶妻子

我自己曾經有過一個長時間的夢想，那就是我自十二歲開始至廿八歲前一直想娶一個老婆，每日照鏡子刮嘴上的汗毛，希望長出鬍子來，嘻嘻，夢想終歸是夢想，無法成爲事實。唱戲最好，確實很過癮，過足了男人的癮，反正人生如戲，只是時間長短不同，我所說的那些位全比我們大，只有小張黑、李萬春、藍月春、我四人是小孩子。我演「七俠五義」中「烏盆計」中之劉世昌，「黑驢告狀」中的范仲禹、「狸貓換太子」的陳琳，李萬春是演白玉堂到底。記得有一次戲中沒有老生戲可演，只好由我演顏查散，顏查散是不帶髻口（不帶鬍子）我以大嗓唱，金鋼鑽演的柳金蟬，小張黑演查散之書童雨墨，這天的劇情，是白玉堂假扮窮書生，戲弄顏查散後，二人始結爲金蘭之好，又贈送銀兩給顏查散店房分別一節，李萬春演白玉堂太帥啦，而筆者在台上出了個笑話，如今僅記得有一場戲，劇情大約是白雲堂與顏查散結拜後，顏要上馬，下場時所唱之詞是：西皮散板「雨墨帶馬京都奔，前去投親走一程」唱完下場，可是當時我要唱雨墨帶馬，這個

馬字尚未出口時，見台上沒有馬鞭，吾急中生智，應變改詞，想將馬字改唱爲「路」字，而見檢場的此時由上場門內投出一根馬鞭來，這時候我預備改唱「路」字尚未出口，而嘴型已準備要發「路」字的音了，結果「路」也不是，「馬」也不是，而糊裡糊塗唱出了一個「驢」字來，把台上的雨墨及白玉堂，全逗得笑起來了，萬春嘴裏不住的說道「好驢驢驢」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出來而不敢笑，因爲舞台上是不許笑場的，這種錯誤情形，內行叫作吃「粟子」，或吃「螺絲」。一時過境遷，至今整整五十年了，每次想到此事，仍覺好笑。

梅蘭芳台上的笑話

同時我又聯想到另一個笑話，那是梅蘭芳的，好像是在民國十七年的秋天吧，梅蘭芳和王鳳卿二人在北平開明戲院，唱「汾河灣」原應唸之詞是：「是你言道，生下一男取名丁山，若生一女取名金蓮，可是有的？」薛答：「有的」，當時因梅一時大意，而將生下一女取名金蓮，錯唸爲丁山，那一句變成「是你言道，生下一女取名丁山，生下一男取名丁山」變成二個丁山，當時我同坤伶鬚生楊菊芳及趙少雲，均在下場門樓上包廂內聽戲，台下觀衆雖然發現其錯，可是誰也不好意思叫倒好，僅是會心一笑，這是在北平，若是在天津就不一定了，這種情形不叫「吃粟子」，也不是「吃螺絲」，這是錯誤，北平的觀衆與角兒們，就像是有深厚感情似的，在台上認識，在台下並不一定認識，可是在台上就像是知己之

交，如果某一角兒偶然嗓音不佳，觀衆們就替他耽心着急，絕少有人爲了演員嗓子啞，唱腔沒上去，叫倒好或笑其力盡聲嘶，大家都有一種愛心與同情心。

首次與新艷秋合作

民國十六年冬天，是張盛祿先生到我家來教戲，每月十五塊錢，張連寶先生教練武功，一個月十塊錢，有一天，新艷秋的擋手「經理人」聶先生，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只知別人稱他聶頭兒，那天早晨他送來四個蒲包，（四色禮品），在那個時候，買食品禮物外面的包裝不是紙，也不是水果籃子，而是以蒲草編成四方型包，將禮物放在裏面，再用繩子捆綁，一般人送禮統稱爲送個蒲包，這是以外表而言，不管內容的，他是奉了新艷秋之託，來請筆者同她合作演「困龍床」，（全部賀后罵殿）在民國十六年前這齣「罵殿」之老生是二路鬚生應工，正樑老生是不肯唱的，這是以北平一地而言，其他地區則不然，以及「販馬記」之李奇，也是如此，這兩齣戲在北平老師不許我演，在外碼頭長期演出不得不演，那是爲了票房紀錄，這次新艷秋來請我，誠恐碰個釘子，故先教聶頭送禮，免得不好開口，先前家父不肯答應，後來那位老先生急得都跪下來了，說無論如何也要幫這忙，倒是我覺得怪可憐的插嘴說話，唱這戲又有什麼不好，他都給您跪下了，父親見我想幫這個忙，原本他也不懂什麼，這不過是老師們說是北平的規則由二路老生演的戲，既然我要唱他就無所謂了。自此開始我們在

東城吉祥戲院演出全部「困龍床」以後這齣戲唱的人就多起來了，言菊朋也灌了唱片。筆者極喜愛程硯秋的唱腔，程硯秋當年不叫硯秋，起初用豔麗的豔，不是硯台的硯字，就因為有個模仿他的人名叫新豔秋，而程豔秋在一氣之下，才將豔字改為硯台之硯。

本人是唱老生的，如果是演旦角兒者，那我一定是學程的唱腔，筆者最愛聽程之二簧中之腔，因我的身材小而未同程硯秋合作過，僅同新豔秋合作，當同演「罵殿」時，她在低處唱二簧倒板「有賀后，在金殿一聲高罵」，而我在高台之上，聽見她唱到賀后的后字拉腔時，我不由自主的腦後用力，心中在跟着唱，僅差沒唱出聲音而已，可想而知我也是個程迷呀。

四大坤旦的金友琴

民國十七年春，筆者已十五歲了，應城南遊藝園經理胡顯卿先生之聘，與四大坤旦之一的金友琴合作，這段期間真幸運，過足了男孩子享受豔福的癮，筆者同時有五個年齡相等的女孩子，迷戀着我這假男孩子，這幾位女孩子全是唱青衣花旦的，其中只有一位是大名鼎鼎青衣花旦趙美英女士的妹妹老八，大家只叫她老八，真正的名字我都不記得了因她不唱戲，所以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字。因筆者以男人自居，如帶她們出去玩時，所有的費用全由我出錢，她們沒有出錢的份，若買東西送她等，也是每人一份，否則她們就吵鬧不休。

這五位當中有一位，藝名筱雲霞的，她家境

較他人清苦，是南方人隨祖母客居北方，余同情其為異鄉人，故而對她特別照顧，每月除供應米麵各一袋外，尚有其祖父之靈柩，寄在廟中也由筆者担負一年四元銀洋。我很喜歡帶她在下雪天或小雨時二人到公園中散步，走得感覺上吃力了，即找家小館吃飯，買些東西送她，然後再送她回去，我倆雖然很好，有時候也會生氣好幾天不說話，我倆儘管不說話，可是她的那位老祖母，平時知道筆者愛吃明蝦，而她祖母做明蝦特別好吃，是出了名的，遇着這種情形時，她總是逼着她老祖母做明蝦，由她自己送來，明明是想給我吃的，她却不肯說是給筆者吃，而家母並明知故問說：「這是給誰吃的呀？」她必然說：「給您吃的。」她說完這句話，必然狠狠的瞪我一眼，我仍舊不同她說話，我倆表面上不講話，而心中却早就後悔啦，當時為何不少說二句，最後我們免不了被大人罵一頓，也不用別人勸，我們自然會和好如初。

過足了扮男人的癮

記得有一次，我帶着筱雲霞到東市場去玩，見有新出品的胸襟扣子，這扣子，是用來代替旗袍大襟上之算盤紐扣的，通常是一個扣絆，配一個算盤紐子為一對。如果用胸襟扣，必須改為兩個扣絆然後套入此胸扣來代替扣子之用，當時她想要，我就以大洋二塊錢買來送給她，以為這件事他人不知，沒想到被我家舅傭老張，將此事告訴另外一位女友，小名毛毛（記不得她的大名了），她生的非常美麗，一雙大眼睛睫毛很長，我也

很喜歡她，我家這個鬼傭人他好像有意挑撥是非，想要看我們這些小孩子吵架為樂，害得她倆在後台就吵起來了，且哭鬧不休，我不希望她們給人家看笑話，我就成了夾心餅乾，兩邊說好話不要緊，還挨了毛毛一個嘴吧，其他那三位也知道了，都有點酸溜溜的醋味，最後還是帶她們全到菜市口便宜坊去吃烤鴨子，又去北海公園划船，又到五龍亭吃晚飯，玩了一天了事，至今回味起來仍覺有趣，轉眼之間已然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

拒灌唱片坐失良機

筆者同金友琴女士合作這段期間，是民國十七年開始，曾有二家唱片公司，即高亭公司及百代公司，曾數度託人向家父關說，請我同筱雲霞，灌「武家坡」「寶蓮燈」唱片，當時聽說灌唱片雖可賺錢，但是很費嗓子，深恐嗓子如果壞了影響戲院的生意而且已同城南遊藝園簽了長期演唱合同，故而被家父拒絕了灌唱片的事，再者在那個時期灌唱片者並不多，僅有：余叔岩、劉鳴聲、汪笑儂、李吉瑞、梅蘭芳、譚鑫培，以及上海之露蘭春，小達子等，最主要的因素是當時演堂會戲賺錢多，沒把灌唱片的事放在心上，因為當時沒想到唱片附帶有很大的宣傳力量，過了八年之後，才想到此事坐失良機，實乃不智之舉。

與金友琴合作很長一段時間，甚為愉快，如以她的藝術而言，青衣戲勝於花旦戲，這四大坤旦中，藝術應以雪艷琴為首，其他三位如新艷秋、章遏雲、金友琴不相上下，以年齡而言雪艷琴最大，章遏雲較少，金友琴名列四大坤旦之一，

有其足夠的條件，本來我倆合作可以更久，後來因她用鴉片烟籤子刺傷至死了一名丫頭，而吃上官司，我們才拆夥。

同年即與由梆子改習花旦的李桂英，小花臉梁花儂，小生梁桂亭，大花臉王慶奎，架子花臉金玉奎，老旦余妹郝雁聲，武生姜桂鳳，青衣賈艷琴，組成坤班在廣和樓演唱，這個班裏面除了場面，箱官而外，全部都是女的演員，沒有一個男性演員，這個坤班，生意甚佳。

拜義父母住行宮

民國十七年至廿二年的上半年當中，我們這個班，時常應聘於熱河省演堂會戲。因該省主席湯玉麟先生夫婦是筆者的義父母，其參謀長，索培荃先生也是我的義父，筆者之名「文蔚」二字，即是索公所賜，余在十五歲前則以乳名出現於舞台之上。自拜索公為義女後而改名「郝文蔚」三字跑遍了大江南北，及大後方西南各省，索先生之夫人早喪與筆者無一面之緣。

湯公有大夫人及第三、五、六、七、四位如夫人，除大夫人陪太夫人久居遼寧而外，其他四位均隨侍在側，湯義父生二位公子，長公子佐榮，次公子佐輔，二位義兄均在承德任職，頗有才名，余因有此兩家乾親的關係，每有演堂會戲賺錢的好事，必然少不了我，每次到遼熱河省，必定住在湯家，因主席公館設在清朝乾隆皇帝的行宮中，因我是五夫人的乾女兒，故與五夫人同炕而眠，因我常住在宮中，而湯主席確像是個土皇帝一樣，故而那些同行們開玩笑稱我為皇太子，或御兒乾殿下，我已成了湯府上的長期座上客，

義母待我甚佳，五夫人並未生育子女更是愛如己出，喧寒問暖，無微不至，且每月定期給付六十元（銀元），作為零星之用，當年的六十元以小孩來說，確是個大數目，因在那個時期如僱用一名女傭人每一個月僅二三塊錢，他也可以養家活口，筆者每月多出這六十元的額外收入，單作零星之用絕對用不完，大部份孝敬了恩師，另一部份用作救濟貧苦之用了。

湯玉麟的神槍絕技

自民國十七年開始，筆者經常住在清乾隆皇帝熱河省中之行宮中，我因好奇心之驅使，時常跑到乾隆皇帝的大殿上，去坐那龍椅，想試試看，會不會頭痛，其實與坐別的椅子，沒有什麼分別，只不過大了點而已，有時候戲癡癲發狂，我在那大龍椅上稱孤道寡起來了，不想坐啦，也唱上句罵殿中詞「孤主脫袍把位讓。」

平時我義父母訓練我騎馬、打槍，因湯公的馬術，槍法極為精良，而準確無比，曾多次以二角錢的代價，僱用大胆的人，頭頂雞蛋一枚，以食指及拇指拿住雞蛋之兩端，頂於頭上，湯公對準發射子彈，毫不傷及頭髮，當我看過這驚險的鏡頭後，簡直嚇的目瞪口呆，如木人一般，良久無法轉動，自此而後義母誠恐把我嚇壞了，曾善言相勸今後不可再如此射法，若傷着那人如何是好。

另有一次湯公見宮殿前佛房頂上有隻小雄貓，向老母貓求愛，這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認為這隻小雄貓有失倫常，母子豈能相配，即刻掏出手槍，對着那隻小雄貓說：「饒你不死」槍聲一

響即聽見那貓一聲慘叫，那隻小雄貓的後腿已被打斷了一條，湯公的槍法可謂精良準確了。

我義父的槍法好，他老人家也希望我會打槍，曾有一次笑着說：「好是我的乾女兒，乾老子有個外號，叫湯二虎，老虎的女兒不能像狗熊，一定要會打槍才行，妳不要總是舞台上耍木頭槍。」所以那個時候我也有一枝「八音子」小手槍，（記得後來筆者應聘於山西太原府演出時，有個姓門的軍長，因細故我二人差一點就動了手槍，若非是張自忠將軍解勸，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這是後話）義父希望我槍法好，可是我義母並不贊成筆者玩槍，因我已不像個女孩子，再玩把手槍，更不像樣了，故而一再告誡我某些地方不可以玩槍，某些地方可以玩槍，她解說甚詳。

古塔之述美豔故事

熱河省原為熱河道承德府，（現今名承德縣）乃是清朝乾隆皇帝避暑之處，湯主席的公館設在乾隆皇帝的行宮內，此宮院有外牆的週圍有四十里，宮內分正殿，偏殿，東西宮，四方的宮院，每一排房均有九間，形成幾個四合院，均有寬闊走廊，正殿上有樓房，據說上面有狐仙，故而無人敢走到上面來，誠恐得罪了仙人，且有許多人說，狐仙常喝酒，常有人聞到酒香，初時筆者不信，後來有一次佣人孫媽曾叫我，她說「妳來，快來聞，這不是酒香嗎？」筆者雖然不會喝酒，可是我絕對聞得出來，那是「白乾兒」酒的香味，不由得我不信了。另外有一所大院落，很像是在太廟，內中供奉着歷代清朝皇帝牌位，離此不遠即有一座土山，並有梅花鹿二千餘條，湯主席

曾下令任何人不得傷害這善良的鹿，所以那些鹿並不怕人，當然人也不怕鹿，每到春天時，雄鹿紅茸茸鹿角，顯得十分美麗，如同珊瑚樹一般，時常三五成羣，慢步走到宮門口伸着脖子向內張望，筆者偶然撫摸牠那可愛而寶貴的鹿角，春夏最好看，秋冬就不好看了，很像枯樹枝，行宮後門外有條小御河，有荷花盛開，小橋流水，可供垂釣，岸上有一排房子，那是工兵營。湯營長夫婦的住所，這位營長是湯主席的侄子，這兩位夫婦為人甚佳，筆者如划船去採蓮菱時，必定到這位嫂子那裏打擾，然再由這小河到達真正的熱河，因這座行宮外圍牆週圍四十里，是將這些設備全部圍在城圈內，在後面最偏僻有一小圓水池，方圓半徑大約僅十餘尺大小，在那小池邊豎立着一塊石碑，上寫着「熱河」二字，據說這小池的水，早年是熱的，故而得名，筆者曾在池水中洗手，並不像溫泉水的水，與普通水相似。由此棄船上岸，再行不遠也可抵達一平闊之馬場，房邊有一古塔，從來無有人敢上去過，傳說上有狐仙，據當地人說，某年有一醉漢，在塔下納涼，不知怎的跑到塔上，見有三五個美女請其吃酒，因天熱將衣脫下掛在衣架之上，後因醉漢起了邪念，故被那美女推下塔來，當那醉漢睜眼一看，仍然睡在塔下，而那件上衣却仍然掛在塔尖之下，懸掛多年無法取下，經雨淋日晒，隨風飄落消失。

神像底洞直通海洋

這古塔下面有一很大平原，湯公全家經常到

此跑馬，打槍，該時湯公已然是位六十餘歲的人了，而精神好，體力強，雖然年邁，很有活力，我們平時在此騎馬，打槍後，各自任意作遊戲，余曾見他尚可以「拿頂」這點功夫也不簡單，他身材不高，又是個胖子，我真怕他摔倒；他常帶着眷屬騎馬，到各地遊玩，承德之近郊古蹟有八大處，這八處是八個古寺，有各種神像，以及有一很大的千手，千眼佛、神像座底有一方孔，以耳貼近靜聽，內中有巨大風聲，據說這底下有個洞通到海洋，當地人傳說，這座大佛像不是以人工塑造的，而是在數百年前該地常鬧大水，水自那洞口而出，故人們說那洞口是海眼，人民甚以為苦，而該地有一孝子時常背扶其老母逃避水患，某日其母突染重病，且遭水困，無法就醫，其子跪求天地，忽然狂風大作，不知由何處吹來此大佛像鎮壓於海眼之上，洪水即漸退落，永不再患。

為羨慕義父精良的馬術與槍法，故時常去習騎馬打槍，就是義父母無暇訓練我時，我自己也自動帶着一名使女春蘭，及馬伏李大脚，去練馬，記得有一次準備去練習跑馬，只見馬棚中僅有一匹馬，其餘的馬均去參加演習去了，我叫李大脚去拉那匹馬，那李大脚曾善意勸我不要騎這匹馬，這是一匹新買來的，尚未壓出來呢，而且是一匹野馬，必須經過馬術精良者騎一段時間，這叫做「壓馬」，而後才好騎，否則是有危險的，筆者未接受他的忠告，仍然要去騎這馬，當我騎在馬背上，直往常去的那塊平原而去，春蘭同李大脚走路，剛到達平原只見一頭駱駝，臥於樹

下因突然而起，筆者所騎之馬驚跳起立狂奔，這馬一驚跳將我摔了下來，這是上午九點來鐘的事，當我清醒時睜眼一看那鐘，喲夜晚八點多了，是躺在我義母的「炕」(床)上，只見週圍許多人守着我，他們是怎樣將我救回來的，全然不知道，也不覺得任何疼痛，只聽到義母說：「謝天，謝地，可活過來啦，不然的話，怎樣向她媽交代呀！」又問譚醫官「她沒事兒吧？」那位譚醫官尚未回答，我很快翻身跳下「炕」來，大家緊張了一天，此時見筆者突然跳下「炕」來，不約而同的全笑起來了，齊聲說道，「這個孩子怎麼方才還不醒人事呢，一轉眼就好啦，這不成了那句話：「養孩子，不叫養孩子，是嚇(下)人嗎？」以後決不准我單獨去騎馬。

據丫頭春蘭向筆者訴苦說「妳確是像睡覺一樣，也未摔壞那兒，可是害得我同馬伏李大脚，挨了一頓罵。筆者聽了甚為不安，而拿出了十塊錢，交給了春蘭，教她轉給馬伏李大脚二人平分，春蘭起初不肯要，因為她同我很好，那是她初被家人賣到湯府時。我待她很好，她同我也友善，義母教作者給她起個名字，我就按照京戲中的「花田錯」內的丫頭名叫春蘭，她又是春天時買來的，故而就以這二字命名。我二人相處日久，如同手足一般，既不肯要錢，後來用其他方法補償她。

自此義母不准我單獨騎馬、除學戲、唱戲而外畫蘭花。並未拜老師，照着介子園的畫譜學畫，以五毛錢一張的玉版宣紙，買了一大捆。我畫的蘭花很像亂草，絕不像王者之香。